

白大褂里的悲悯情怀

甘建华

上世纪60年代初,我还是个淘气的小屁孩。有一天放学路上,无端地朝河对面菜地里的农民大叔扔小石子。挑粪的大叔挥舞粪勺佯装冲过来,我和小伙伴们作鸟兽散。我跑丢了鞋子,脚底心被什么东西戳了个大窟窿,鲜血如注。昏迷中醒来,是躺在地段医院的急诊室里,伤口已处理完毕。我第一眼看到的,是一位一身白大褂手脚麻利地忙碌着的护士姐姐。她用细柔的语音对我父母叮嘱着什么,随后又弯下身来,仔细地观察、打量着我。她那双慈悲、温和而美丽的眼睛,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在人届中年的本世纪初,我又一次躺在白茫茫的世界里,这回是右腿骨折,术后麻醉许久不退,导致尿路中断,而盐水瓶里的液体,依然理直气壮地源源不断地进入我的体内,膀胱愈加鼓胀。护士进来,问要不要导尿,我摇头。护工老刘走过来,说要帮我“挤”尿。我估摸着“挤尿”会比“导尿”好受些,犹豫着点头。这活儿不容易拿捏,需要胆大心细,重不得轻不得。老刘挽起袖子,耐心地用双手给我反复按摩挤压。看模样他是久经沙场了,经验老到,手法熟练地为我一点一点地减轻着痛苦。我内心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。住院期间,吃喝拉

撒也全靠老刘服侍。如果没有老刘的任劳任怨和一双巧手,我该怎么办?

留意观察,才知道当时病房里最忙最累的都已换成了护工。她们多数为青壮年女性。为了家里盖房子,供孩子求学,她们来自遥远的、经济欠发达的乡野田头;她们呼朋唤友,相互介绍,如海绵吸水般渗入城镇医院的每个病房;她们包揽了病区脏、苦、累的活,帮助医院降低了经营成本,也减少了护士们的工作压力。当然,患者也为此增加了一笔额外花费。不解的是,不知为什么,“工”字上面出了头的个别护“士”,在护工面前还隐隐约约有种先天的优越感;工作减负了,却多了叽叽喳喳的工夫。记得多年前,家父躺在某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,不巧门口正对着护士站,于是,我天天目睹一个匪夷所思的场景:一边是重症患者生死线上的痛苦和呻吟,一边是一两个护士的闲聊和说笑。

此刻,又一次想起了儿时遇见的那位护士姐姐,面前又浮现了她那双善良温厚,充满悲悯的眼睛。她似乎在告诉我,尽管日月轮转,社会风气变化,但根植于人性中的那种仁爱与善良,一定像大浪淘沙中的金子,沉淀在岁月的长河里,珍藏在每个人的心中。我有所释然。不是么,

生活中,常有亲近的、熟悉的乃至不相识的人,以他们身上所放射的人性光辉,拨动着我们的心弦。曾听到一位托儿所阿姨对家人说,她上班时抱得最多的,是那几个长相歪瓜瘪枣,或家里困难、穿戴破旧邈邈的幼儿,和万千宠爱集一身的“小皇帝”们比,他们不太被人关注和理会,多可怜啊! 人世间,像这样菩萨心肠的人其实有很多。有朋友喝茶时聊起,丈母娘是一家小医院的护士,白白净净,戴副眼镜,斯斯文文的,心肠特别好,最脏最累的活抢着干。有患者排便困难时,都爱找她,她经常亲手为患者抠大便。她退休时,同事们依依不舍。多少年过去了,好记性的患者,至今还会念叨她的好! 我有时就七想八想:要当合格的护士,除了掌握知识技能,更需要宅心仁厚,一颗心温软如棉,否则千万别穿那件白大褂。

令我对“护士”这一称呼肃然起敬的,还有近年的一次采访中,遇到的南京江北医院某科的一位护士长。初为护士时,为了练一手过硬的打针、穿刺功夫,让患者少受罪,她强忍眼泪,把针一次次地往自己的细皮嫩肉里扎。当了护士长,为了让新上岗的护士能胜任工作,她操心操到食无味睡不香,硬是将20多名刚穿白大褂的小姑娘,带成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护理团队,将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常规,落实到丁是丁、卯是卯的井井有条上。“让患者满意”,是这支团队的座右铭;当一名心有大爱的护士,是她们的追求与梦想。



垂钓人

臧志明 摄

華亭風

吴建平 书

咕嘟的声音里,等待故人归来。让思念在雨声中一点点地消融,让情谊在茶香里一丝丝地弥漫。

如果他能归来,还是一起煮茗听雨吧。这样多好。不然,一个人又该如何去独对春雨梨花呢,可现在,那一扇门,是敞开,还是闭上? 风刮过了,带走所有的虚空,没有人听见开门,或是关门的声音。雨落下了,留下湿漉漉的一地思念。梨花开了,也落了,落在风雨之中,落在了门外,还是门内,好像都无关紧要了。

结构性缺陷,那灶台肯定要推倒重来。此外,灶膛设计要利于聚火,最大限度发挥热能,也就是说不费柴草、又快又好。

早些时候,土灶的台面是用水泥砂浆刮得平滑如镜,手艺高超的瓦匠,肯定不会让灶台轻易裂绽的。后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整个大灶上上下下、前前后后都贴上了雪白的瓷砖,又好看又干净又耐用。时代潮流带来千变万化,而一些传统习俗却依然保留了下来。不少人家灶台上方,一年到头贴着一张灶王爷的神像,上面写着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的祝词。灶王爷是负责监察每家每户道德品行的,这户人家天天吃啥他也清清楚楚。小孩吃饭时不小心,米粒掉到地上,必须马上捡起来,因为老人们经常教导:浪费粮食会受到灶王爷惩罚的。

土灶的强大火力和保温功能,保证了灶上煮出的米饭特别香软蓬松,而且还能炕出金黄焦香的锅巴。炖肉炒菜也是如此,煤气灶、电磁炉就是烧不出土灶那样醇厚的味道来。如今许多挂着“农家乐”字号的饭店,都将柴火土灶作为一大亮点来招徕食客,确实具有不小的吸引力。

离开故乡四十年了,每当我想起那遥远的乡村和农家的烟火,总是心潮翻滚,眼前会浮现一座朴实的大灶,昏黄的光线中,灶前人影绰绰,屋里热气腾腾。平淡的岁月仿佛一支慢歌,悠扬而轻柔,让我躁动的思绪一点一点地沉静下来。

到川沙去

童孟侯

大郑是个腿脚不方便的人,小儿麻痹。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买了一辆蓝色荧光的残障车:哈哈,从此我的活动半径大大扩展了。我问他扩展到什么范围? 他说明天我就带你和小楼到川沙去,哪能啦?

记得上次到川沙去,是我自己开了车去的,这次要乘……川沙蛮远啊,我和小楼到复兴岛集合,找到大郑的“蓝精灵”,果然,外表靓丽,车内配置一应俱全:天窗、雨刮器、转向灯、喇叭、小电扇、时钟……只是油门和刹车在驾驶员的把手上,不由脚来控制。

我和小楼好不容易挤上后座,这才晓得这种车的设计是不捎人的,尤其是不带两个人的,后座只够放三四盒月饼,我俩顿时像烧卖一样粘在一起,动弹不得。

轰地一下,出发! 就跟坐上大坦克一样轰隆隆地向前冲(根本不用按喇叭,那刺耳的轰鸣声早把边上的车辆吓得躲避了),它没有任何消音设备,也许它追求的就是这种冲击耳膜的轰隆隆,这才酷毙,就像迪斯科舞厅!

坐“蓝精灵”跟坐黄鱼车没有什么两样,马路凹陷了,我们的身体就往前冲,我的头咚的一下撞到了大郑的头;地面压到砖块了,我们就弹跳起来! 哪有什么避震装置? 它朴素之极,硬邦邦的就是硬邦邦的,从来不加掩饰。

杏花,粉嫩娇艳,似是春的信使,几乎最先被东风唤醒,鼓起花苞,次第绽放,在房前屋后、田野山林,升起团团云霞,告诉我:春来了。一朵杏花一朵春,按捺一冬的心,终于明媚、欢愉起来,脚步轻盈地逐花而去,笑迎春归。

曾一度对那些黑黢黢、生硬孤傲的枝条失了信心,觉得它们在寒秋、严冬的摧残之后,已然偃旗息鼓,一蹶不振,永远沉睡在了季节深处,不再荣发。那些查树,便与栉树、槐树、杨树、柳树等诸多落叶乔木混在一起,寻它不着,渐渐被遗忘于枯黄的山野,不再提起。

春风暖,衣衫薄,步于野。蓦然瞅见公园有一丛树林,泛起了微红,一下子令我想起那就是心心念念的杏林。看来,它们并未隐去,只是静静在春天等我。我欣喜地撩起一枝,殷红的花萼酿出粉色的骨朵,也似欣喜地与我对视莞尔,老友般问候:“好久不见,别来无恙。”

“新英遍旧丛”,一年一会,我年年惊奇;硬邦邦的杏枝有何憧憬,有何魔力,可以熬过三冬严寒,冲破坚硬树皮,密密麻麻地鼓起无数花苞,开出如此娇嫩的花朵。杏花是柔弱的,可又是坚强的。那力量,便是生命。倏地,我荒芜的心野顿时有了色彩,一朵朵杏花将其填满,来了精神。

之所以钟情于杏花,应是与我的童年有关。故乡山野遍布杏树,杏花一开,便成了诗中的“杏花村”。杏花将开未开之时,满树满枝的骨朵,令我两眼放光。奔于树下,噌噌几下攀上枝头,挑骨朵密集、枝形美观的折一把,一枝一枝插在水瓶中,搁于窗台、书桌、几案,巴望着一夜醒来,圆鼓鼓娇羞的骨朵嘭嘭嘭绽开五片花瓣,吐出丝丝花蕊,弥散缕缕清香。我喜出望外,喊父母、伙伴前来观赏,或送给亲爱的老师、心仪的女孩,美气得很。

对杏花的喜爱,岂是几枝可以满足的。稍得闲,我便“挂”在树上,如一朵杏花,在枝头欢喜;如一只蜜蜂,在花间流连;似一缕春风,随落花舞蹈;似一滴春雨,与花瓣共美。栖于树杈,朗读一句“沾衣欲湿杏花雨,吹面不寒杨柳风”,再朗读

镜中水仙

杨福成

铜镜铺的老匠人总在黎明磨镜。青铜镜面蒸腾起一团青雾,映出他模糊的面容。他说镜子分三等:青铜镜照人如隔纱,玻璃镜照人如照雪,水银镜照人如照魂。世人却偏爱最末等,总在镜前反复擦拭,像擦拭神龛前积灰的莲花灯。

那些终日擦拭镜面的人,渐渐把脊骨弯成银镜的弧度。他们在酒宴上端出瓷盘殷妥帖的微笑,在人群里裁剪出最合时宜的沉默。有位戏子与我讲起:当他在台上扮了十年小丑,某日卸了油彩,发现自己的眉目已长成胭脂画就的模样。

折腾了一个多小时,“蓝精灵”总算开到了川沙,我已是腰疼腰酸。不过,坐了残障车进城也有好处:没有什么不能去的地方。

我们突突突地在川沙新街走,突突突地在老街行驶,随走随停,随停随开,警察正在给一辆违章停放的私家车贴罚款条,看见大郑的“蓝精灵”像没看见似的。怎么罚? 没有车牌、没有驾驶执照,还是残疾人,你要处理大郑你还得扶着大郑走。

我们的车直接开进古城墙公园,这里原先有四个城门(始建于明代的1557年),现在只剩一门,占地也只剩2000平方米,沿着只有80米的古城墙缓缓转了一圈,下车抚摸着古代的墙砖,心想这围城当年据说要容纳一万多人,以躲避倭寇,怎么藏?

出了公园,我们在老牌的人民饭店午餐:酱爆猪肝、八宝辣酱、红烧肚档、香菇面筋……士气十足,味道纯正,量还特别大,一碗相当于市区饭店的两碗。

要返程了,大郑指着“蓝精灵”说请吧。我双手抱拳说我和小楼体验过了,现在坐地铁二号线回家吧。大郑说好吧好吧,我送你们到地铁川沙站。

坐在地铁上我突然想,为什么不是我来开残障车呢? 驾驶的座位又宽敞又绵软,为什么不叫大郑到后面当“烧卖”去? 这车我也是会开的呀!

回到家,四仰八叉地躺了半个多小时,人是缓过来了,耳畔还是突突突的车响,眼前还是蓝盈盈的光,我像是突然睡醒了:残障车是让残障人代步的短途工具,我怎么能鼓励大郑长途跋涉开几十公里呢?

一句“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”。兴致正浓,摇动花枝,落英缤纷,花香流溢,我兀自在花中欢笑,可惹急了路过的大爷:“哎呀,我的活宝,还想不想吃杏子了呀!”我一吐舌头,抱着树干,躲了起来,继而哧溜滑下树,跑得没了踪影。

后来,离家求学、工作,故乡的杏花便只开在了记忆里。好在,定居的小城也是山城,踏春走不远,便可逢着数片杏花林。与同行者一道赏过杏花千点万点、落花浩荡纷扬,若有幸邂逅一场杏花微雨,踏花徐行,那恰是到了好处。

这些年,我都与城郊一棵古杏树春天有约,约在杏花最美最盛之时造访。那如凤冠霞帔般繁盛的杏花,一树成林,花香醉人,美到窒息。我拍了发到朋友圈,有人迫不及待前往观赏,有人据此创作剪纸作品。看到公园的杏花即将盛放,我想,很快故乡的杏花也定会“新英遍旧丛”,花开满山野。趁个空闲,我驱车踏上久违的回乡寻花之路。一路上,但见一树树明媚耀、粉艳艳的杏花,已高兴地开在河畔、地头、山冈、坳谷,既安安静静,又热热闹闹;既有自花其花的内敛,又有占尽春光的傲娇。

在杏花点缀装扮的乡间道路穿行,身心不由随花轻扬。

忽而已至故乡,杏花幽香渐渐浓郁,恍然把我带回小时候。母亲见我,扯着我的衣襟,仰头在那株杏树下看花。朵朵杏花如张张笑脸,回应着母亲和我。不知它们看着逐年苍老的母亲,已过中年的我,是喜乐,还是伤怀? 片刻,母亲便露出疲惫,佝偻腰身,弯坐在树下石阶上。偶有花瓣落在白发,母亲不觉,我也不摘,就那样落了一瓣又一瓣。金色的夕阳余晖洒来,母亲与杏树、繁花、石阶、老院,构成一幅韵味悠远的剪影,我在心中名之“岁月”。恍惚间,母亲消失,换我安然坐于树下,任“杏花吹满头”……

“新英遍旧丛”,多么美好。我愿静守在每个四季轮转的源头,等一树杏花,等一场重逢或邂逅,等一个花开忘忧、岁月静好的全新春天。

我曾见深秋的锦鲤争食。水面碎金乱银中,它们将柔韧的身躯折成讨好者的弧度,却不知岸上孩童手中饵料,原不过是些揉碎了的枯叶。众生在虚空中编织金线,却把自己缠成了提线木偶。那些被无数日光熨烫过的灵魂,终究成了他人瞳孔的拓印本。

老匠人将磨好的铜镜浸入寒泉。他说真正的好镜不必太亮,正如人不必活得太清晰。他院中养着几盆水仙,花影在铜镜里摇曳,仿佛素衣仙子临水自照。我忽然明白,或许我们都该学学希腊少年纳西索斯——不是沉溺倒影,而是懂得在粼粼波光里,辨认出自己最初的眉目。

暮色漫过镜面时,檐角风铃轻响。老铜镜里浮动的暗纹,像极了人心里那些擦不掉的年轮。